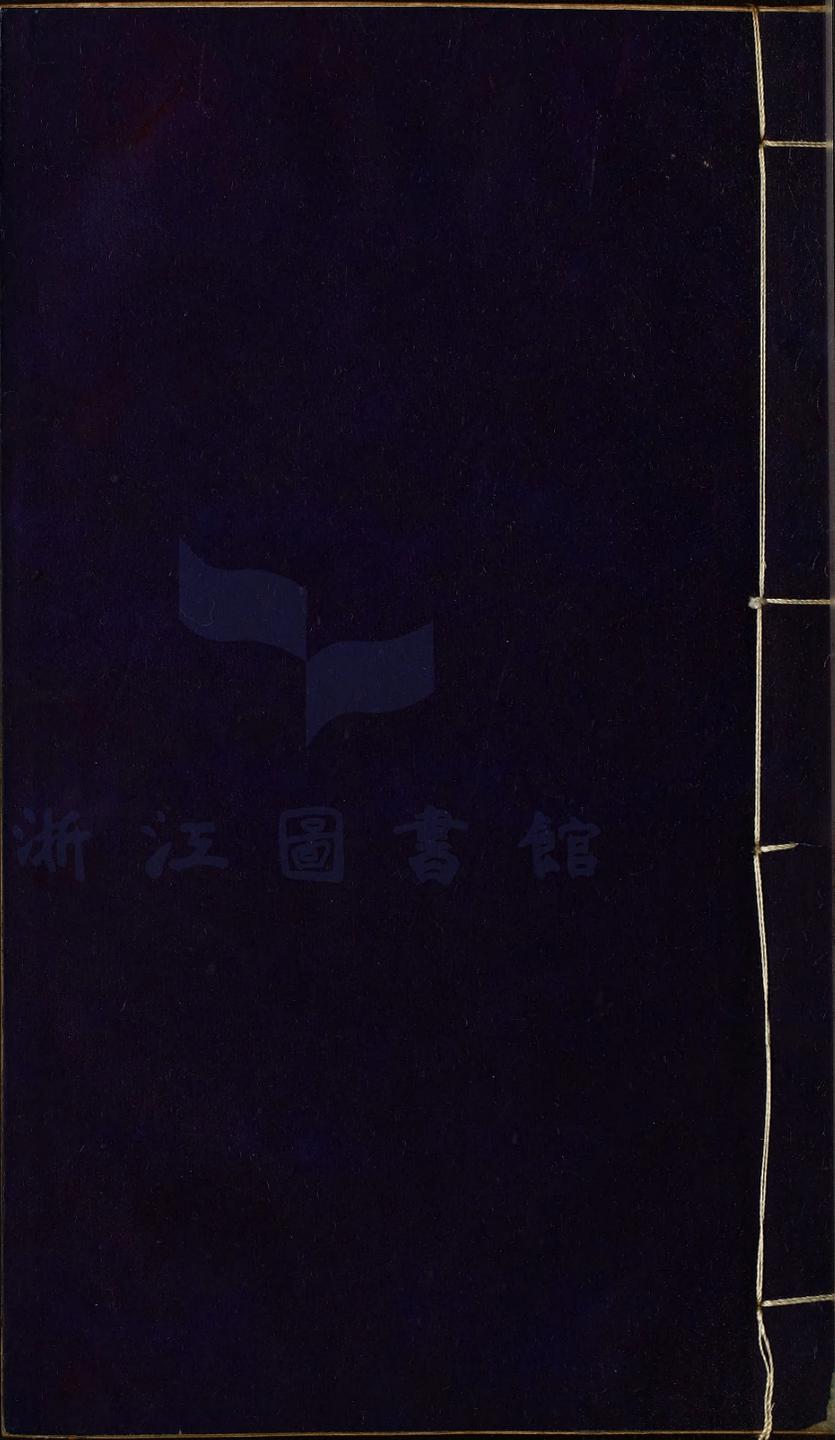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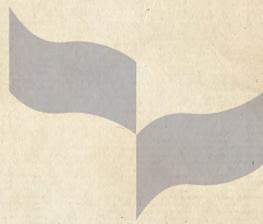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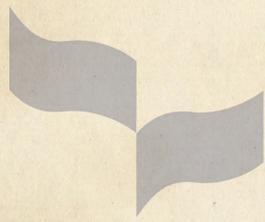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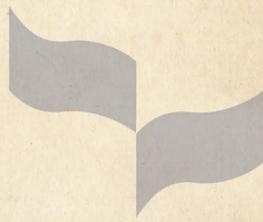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十五



浙江圖書館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十五

講義

○ 經筵講義

大學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  
孝有大人之孝小子之孝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孝窮理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孝故以  
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  
之性又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  
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  
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  
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



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  
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  
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  
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  
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  
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  
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  
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  
為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  
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斷喪  
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

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  
亂亂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  
於其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  
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  
大孝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孝則不差又曰大孝乃仁孝  
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  
其他則莫如語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  
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  
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  
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臣熹曰大孝者大人之孝也明

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  
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  
初也程氏以為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  
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  
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  
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  
蓋必其有以足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孝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  
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  
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  
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  
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  
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  
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以生

之全軀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軀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

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  
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  
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  
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  
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  
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  
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  
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  
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  
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  
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

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  
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其  
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  
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  
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  
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  
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什畀增益之也然  
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  
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  
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  
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

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  
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  
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孝者雖或知之而亦鮮  
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孝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  
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  
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  
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  
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

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  
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馳安謂所處而安

慮謂思無不審  
得謂得其所止

五章安此一節惟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臣熹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

止五 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未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躰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

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

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

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  
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  
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  
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  
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  
為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  
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  
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  
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  
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  
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

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

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與理之所

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  
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  
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  
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臣熹  
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  
不盡也知既及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  
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  
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  
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躰

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  
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  
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未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臣熹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

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率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

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

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

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

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

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孝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問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

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  
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笑念慮之  
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  
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  
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  
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  
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  
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  
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孝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  
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

五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  
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  
為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  
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  
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  
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躡察而實致  
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  
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  
平之效則大孝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  
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

臣熹曰克能也○有勝義  
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

太甲曰顧諟天

之明命

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  
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日在

夫物不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書作俊大也大德即

敢忘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也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皆自明也之意皆謂自明已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

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

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

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

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声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

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

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

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也非他物也  
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躰大用蓋無時  
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  
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  
不能自明常自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  
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俊德者人  
之為德未常不明而其明之為躰亦未嘗不大但人自  
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  
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  
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  
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  
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戒

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條其舊染之汙而

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

之謂作言振起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臣熹曰言周國雖舊至文

其自新之民也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臣熹曰自

欲止於至善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自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

用之器而銘者自警身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

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

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

接乎日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

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䟽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䟽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

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  
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  
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迹声色不殖貨利  
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  
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  
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為丁近而敬之一字又  
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  
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為下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  
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

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作之初受師尚

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  
父丹書之戒而於凡席觴豆刀劍戶牖盥盤莫不銘焉  
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  
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  
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  
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  
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  
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  
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言周之  
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  
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

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  
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  
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  
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竟滅亡之將至  
若其德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  
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  
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  
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  
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

不如鳥乎

臣熹曰緝蠻鳥声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詩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与國人交止於信

臣熹曰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熙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

之大詩云瞻彼淇奥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亨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

兮諠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

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棗詩作綠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推鑿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差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

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宣詩作垣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詩作諼妄也孝謂講

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洵如氏讀作峻洵慄  
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  
之所由而又以贊美德容之盛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嘆辭前

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  
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  
雖已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

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

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

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

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

物無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

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无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无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孝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

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无声无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  
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  
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  
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  
瞻彼淇奧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  
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与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  
磋言其所以講於孝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  
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  
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

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而  
盎背施於四躰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  
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  
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  
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  
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  
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  
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  
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  
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没世而人猶思之  
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猶吾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  
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人無實之人  
不敢及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  
之心志故訟不符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  
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  
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  
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至而使之不敢  
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  
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効  
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  
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太孝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孝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孝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孝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為己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

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為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  
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  
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  
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  
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

程氏曰  
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臣熹曰此句之  
上當有闕又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  
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  
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  
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

說其何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  
曰孝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  
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  
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  
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  
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  
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  
窮天下之理又非謂上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  
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常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  
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  
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

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  
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  
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  
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  
言又曰孝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  
敬進孝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  
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  
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  
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  
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

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  
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  
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  
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己是皆得於天之所賦  
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  
之為物實主於身其躰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  
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  
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  
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

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淳衷詩所謂秉彝劉  
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  
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  
邵雍所謂道之形躰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  
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与物相与殊  
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  
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  
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  
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  
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  
治也昔者聖人盖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孝而

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孝而

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无所  
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孝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  
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  
周遍精切而无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  
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  
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一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  
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  
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  
脫然而通貫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  
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  
无不盡矣凡此擬議辨別於後是則豈反為大危大累

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  
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  
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  
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  
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亮煩瀆下  
情无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故其所發亦无不善但心

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誠矣而為自欺耳能去其私則无自欺而意无不誠矣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臣熹曰如

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之地也好善惡惡深切如此則是意常快足而无自欺矣必謹其獨者所以察之於隱微之間不使其有物欲之雜而為自欺也小人間居為

不善无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人之視已如

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臣熹曰間君獨處也厭然銷沮開藏之貌小人為

也然既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謚必見於外彼爾自欺而不

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

監此而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曰言雖

有於此者可知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躋胖故君

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

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

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无不善故人心之

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

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实而不勉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豈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无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无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无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

演辨出實規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孝之孝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孝之孝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疇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孝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孝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孝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幽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

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孝於小孝以  
為大孝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  
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  
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  
前騁其慳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  
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豪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  
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  
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  
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  
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

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

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  
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  
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躰必安舒此又以  
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  
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  
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  
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可據而致謹  
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正之處惡必蔽焉  
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  
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求發而其理已具於  
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為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

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  
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  
其為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  
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  
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  
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東夾室

第十室

穆廟廢此廟

高宗欲遷高宗於第十室而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

第九室

穆廟孝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

第八室

昭廟高宗於此為昭廟

廢此廟

欲遷徽宗於第七室而

第七室

昭廟欽宗於此為昭廟

廢此廟

高宗於此為昭廟

第六室

哲宗欲遷哲宗於第七室而奉

欲遷徽宗於此為穆廟

欽宗於此為穆廟

第五室

神宗欲遷神宗於第五室而奉

欲遷徽宗於此為昭廟

徽宗於此為昭廟

第四室

昭廟哲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自後漢明帝以來宗廟制皆同堂異室歷世因之未有能改故堂之上眾神並享其礼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別卒哭之後雖依古法祔于祖爰而遷主之際乃從今制而入于多室殊無意義又如舌制祔昭廟則穆主不動祔穆廟則昭主不動如今之去則每祔室而詳室皆

第六室

穆朝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遷又古禘祭皆於室中

第五室

仁宗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昭廟英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以迫狹而禘於掌皆非禮也神宗皇帝察見其非禮

第四室

真宗欲遷真宗於第三室而奉穆朝仁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於此為昭廟哲宗遷

命儒臣討論古制方欲為西未及營表輒自惜之

第三室

太宗欲遷太宗於第三室而奉穆朝真宗於此為穆廟

太宗於此為穆廟哲宗遷

今日朝廷寄寓於此理因未應交此故真宗擬定如

第二室

太祖欲遷太祖於第二室而奉昭廟太宗於此為昭廟

太祖於此為穆廟哲宗遷

就權宜若異時恢復還反舊制能復先王之旧

第一室

宣祖欲遷宣祖入西夾室而奉穆朝太祖於此百世遷於東高僖

僖祖於此百世遷於東高

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以

西真祖穆  
夾室  
順祖昭

欲遷僖祖宣祖於此

以遷宣祖真宗英宗

而真宗英宗此當當蒞王於太祖之夾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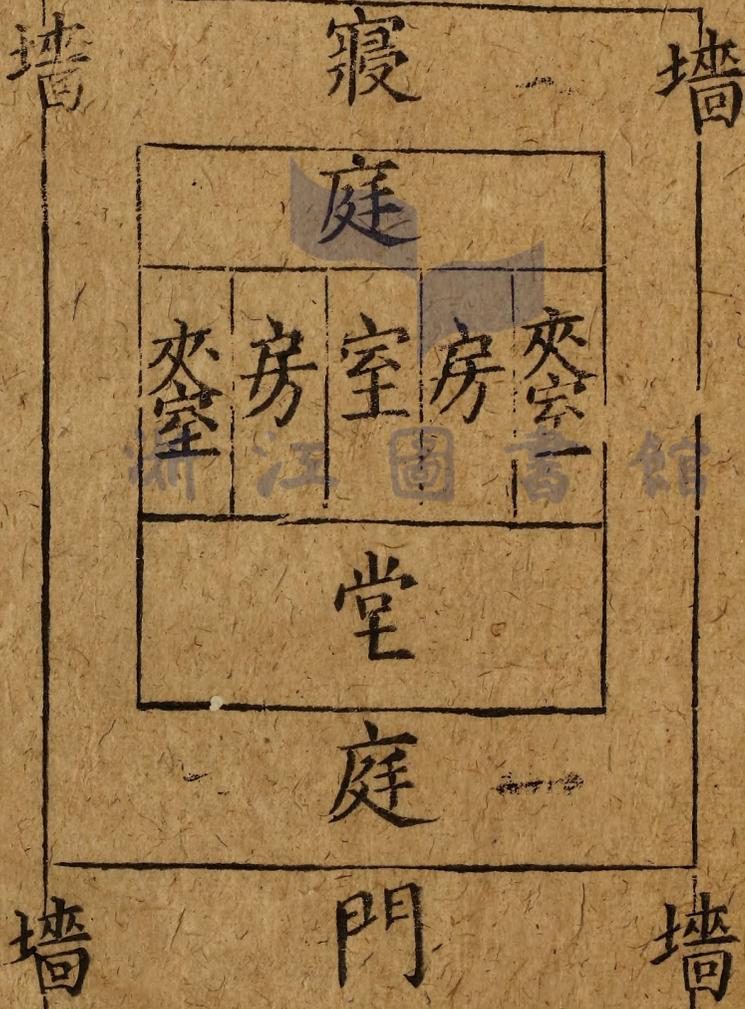
見行廟

今禮官等議

今熹擬定

室次第

# 古廟制



祧廟議狀并

門有堂  
 室有房  
 夾室有寢  
 圖有牆  
 兩各為  
 廟廟有

古室北制

牖 户

西

東



牖 南 户

廟室之制  
 皆如此其  
 主皆在西  
 壁下東向  
 祫則太祖  
 東向昭南  
 向穆北向

北向

羣昭南向羣穆

之室中后稷東向

主皆人且食於此朝

諸祧及群廟之

于西來室祫祭則

五世先父之祧蓋

不居以下至季子

祀其太祖后稷而

周以此廟正堂

之東

今皆本合于奉宗則世室於仁宗

立世室於仁宗之東宗世室之東

于西來室蓋與別神宗徽宗藏于仁

宗徽宗祧蓋與別三宮當祧則仁宗則

正堂室祀仁宗而神徽宗高宗迭居此下

蓋堂室祀仁宗其東本朝當以仁宗神宗

本朝當以此蓋廟其西來室

祧蓋感于西來室祧則藏於武王室

武王而康穆穆宗下迭居此下三宮當

周以此廟正堂祀周以此廟正堂以

昭世室

昭宮一

昭宮二

昭宮三

春秋傳曰周公稱太廟魯

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

者世世不毀也今按此魯

孫毓云諸侯之廟皆為都宮太

祖在北昭穆以次而南今

按此雖諸侯之制然天子之廟

六月

大廟

制也然禮曰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則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亦當如此但昭穆而宗無  
數爾其逐廟門堂夾寢墻  
之制已見前圖

本朝當以廟堂

穆世室

穆宮一

穆宮二

穆宮三

室祀僖祖而順翼宣  
三祖之祧藏于西夾  
室祫祭並如周制而

周以此朝正堂室  
祀文王而成王昭王  
以下祧藏于西

周人歲王昭王以下  
迭居此下三宮當  
則藏于文世室之

僖祖尚順祖宣祖

夾室

西夾室

太宗仁宗神宗徽宗

本朝當以真宗英

本朝當以真宗英

高宗皆南向翼祖太

祀太祖而真宗英宗

宗祫宗欽宗孝宗

祖真宗英宗祫宗

抵宗欽宗孝宗祧主

迭居此下三宮當

孝宗皆北向

當以藏西夾室

遷則藏主于太祖

今當奉真宗英  
宗二主藏此

世室之西夾室

此禮堂與於室中行也

見祥禋享位次

此禮當於室中行之  
全廟室坐土故於堂  
玉行之其始祖及出  
穆廟之主坐後皆無  
所依非禮之正也

今禮官所議禋享位次

此圖四禋或禋於夾  
室前或禋於別廟  
而太祖以宗禋於太廟  
之堂上皆非禮也

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宣祖 順祖

無 由德祖

崇寧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翼祖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無 太祖 由德祖

孝宗 寧宗 嘉泰 真宗 翼祖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上行禮俟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高宗 徽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真 德 祖 翼 祖

孝宗 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太宗 翼祖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  
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  
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  
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  
于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  
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  
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  
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  
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  
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

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  
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  
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  
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禘  
之時羣廟之主禘于太廟四祖之主禘于別廟亦不可  
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  
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  
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  
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所以然者特以其心  
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禘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  
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

太祖廟或靈帛若相與爭交置弱於其真之中并使

太祖兩朝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中并使  
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  
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恙而為此也今  
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  
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  
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  
帝復奉以為始祖之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  
其卒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  
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

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  
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  
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  
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  
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  
稷本封於郃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刘太王又再遷  
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  
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  
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  
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  
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

向於裕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  
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  
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  
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  
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  
太廟之第二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  
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  
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  
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  
室徽宗為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  
第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

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  
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  
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  
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  
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  
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  
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  
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誡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  
若誡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  
尊孫以祖誡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  
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誡之祭常少亦中

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  
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  
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  
見於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  
緘默須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  
欲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便  
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  
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

太廟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狀  
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  
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  
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  
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  
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彊析太祖太宗  
各為一世既與祧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  
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  
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  
并遷二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  
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既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  
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  
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  
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  
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  
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  
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  
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  
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  
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固以衆人不免  
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必遜避故曰見太祖

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亦亭太祖而卑  
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所敬信其議  
隅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文欲  
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  
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亦可以見議論之公二  
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二說

浙江

面奏祧廟劄子 井圖

舊制

今議

臣熹擬定

九世 欽宗 高宗

高宗 世室

八世 哲宗 徽宗 孝宗

欽宗

七世 神宗

欽宗 高宗 徽宗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  
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固敢失墜中間雖以世  
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奏以為  
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  
出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其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  
其廟而藏其主啓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  
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緯維孫  
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言息不過  
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  
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



之所謂今者之來適逢此儀而又以疾病之故不惟  
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  
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  
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  
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德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  
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  
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取進止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  
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  
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  
移國家如祖之此亦惑衆聽實為恭便而或者以謂前

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二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遠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孝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

幸甚取進止乞降付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為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反復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謂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為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為初室將來祫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為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遇於享日即居東向

之位已合典禮有其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為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為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永不祧毀庶幾存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減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殯宮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宬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功聖德神功聖德神功聖德神功

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  
廷已別差官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  
外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  
聞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  
浸潤生民厭世上升率上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  
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心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  
無定說臣嘗竊思其所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  
必取國首坐三向王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  
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  
穴中水泉之害也而淺之虞屬八崩破之餘驚動諸陵

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云不習此等猥賤  
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  
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  
考之遺躰也以子孫而藏其在房之遺躰則必致其謹重  
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躰全而神靈得安  
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  
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  
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  
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  
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  
蝼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

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彊弱。

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亢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  
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sub>二</sub>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  
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  
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背各  
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  
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  
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繆不  
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  
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  
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  
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遑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

而莊文魏邱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  
發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  
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  
哉若曰其法卑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  
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  
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  
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  
固謂舊之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  
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頓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  
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  
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

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  
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  
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  
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  
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小人常態雖若不  
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  
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  
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  
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  
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廵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  
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躡那或遠或

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石也山今日臺吏之定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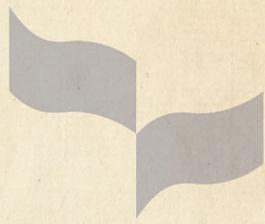
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割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東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柰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蜜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

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孝，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今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艱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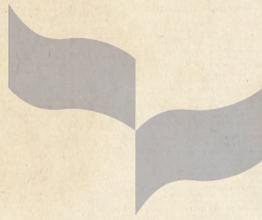
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小慰  
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求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  
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  
不忍以壽皇聖躰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  
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  
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  
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  
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  
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降付  
尚書省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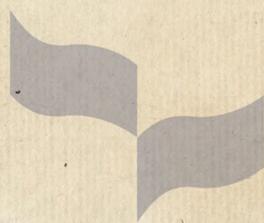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324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